

桃 红 杏 红

鲁雁作品选集



TAOHONGXINGHONG

中国文联出版社

鲁雁作品选集

TAOHONGXINGHONG



桃 红 杏 红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桃红杏红: 鲁雁作品选集/鲁雁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9.4

ISBN978-7-5059-6349-8

I. 桃… II. 鲁…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41430号

书 名	桃红杏红—鲁雁作品选集
作 者	鲁 雁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曹艺凡 杨爱荣
责任印制	焉松杰
印 刷	北京市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 1/16
印 张	23.75
插 页	1页
版 次	2009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978-7-5059-6349-8
定 价	36.00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http://www.cflacp.com>

漂泊与寻根 (代序)

熊元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融入世界在中国人看来是一种无可置疑的进步。但是,随着这种融入的深入,人们或多或少感到这种“进步”不是无可置疑的,而是感到有些困惑的。在这种融入的过程中,城乡之间物质生活上的差距不断地缩小,而在精神生活上相互之间却难以跨越。我们无时不处在漂泊与寻根的焦虑忧患之中,这在当代一些文学作品中有许多的反映;从山东沂蒙群山中走出来的作家鲁雁,近年来在全国有影响的大型纯文学刊物发表了《桃红杏红》、《找事儿》、《望风尘》、《草根一族》等短、中、长篇小说,在这些作品中透过城市人和农村人的隔阂,反映了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巨大落差。这就是有些农村人虽然进入了城市并生存下来,但仍然难以真正的融入并适应。他们虽然身在城里,但是心却是漂泊的。鲁雁的小说着力地反映了这群人的失落感和不适应感。这些作品印证了一位有思想有良知的作家的文学精神实质和追寻追问的现实意义。

鲁雁的作品中对漂泊的灵魂进行了深刻的追问和反省。这种反省集中表现在长篇小说《草根一族》中的诗人郭小年,《望风尘》所写的主要人物作家齐大明身上。齐大明非常清醒,“无论自己这个葫芦长多么大,也无论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葫芦秧的根,还是远远扎在四百里以东的绵绵沂蒙山区。”这种中国作家精神寻根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精神上的。也就是说,中国作家可以超越基层,甚至可以离开基层,这种超越和离开不但是在社会分工上与基层社区有别,而且在精神上也要克服某些基层民众的缺陷和局限。但是,他们的精神的根必须牢牢扎在土地上,扎在基层民众中。鲁雁在这种精神寻根的过程中深刻地反映了不同层次的人之间的隔阂。这就是有些人虽然进城了,但是他仍然没有真正地融入城市,而是感到很大的隔阂。“齐大明分明知道自己虽然在这座有山有水有情有义的城市里

晃荡了十年，可他依然没转过向来，依然找不着北，依然觉得他并没有真正融入这座城市，就像一棵杨柳把他的根系扎进泉水里那样。这座城市是人家的城市。”齐大明虽然和海伦走得很近，但是他们在精神上仍然存在隔阂。齐大明感到海伦的气质、海伦的血气都属于那个浮华的世界，而他与这个浮华的世界格格不入，即“永远也无法真正攻入的。”最后，齐大明还是和海伦分手了。海伦投入了别人的怀抱。

不过，我们在抵制那些畸形发展中的异化时不是回归土地，而是应该追求自身的全面解放。而拒绝接受和容纳城市文明的进步是倒退，不是真正的解放。我们在接受和容纳城市文明的过程中虽然存在异化现象，但我们绝不能拒绝接受和容纳这种城市文明。在长篇小说《望风尘》中，农民王赶的梦想虽然在城市中没有找到，他等待半辈子的刘少红在灯红酒绿中堕落了，但他回到乡村也不可能完全实现这种梦想。王赶认为：“这大城市不是咱庄户人待的地方……”“再留在这儿憋气受洋罪有啥意思？咱庄稼人站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才是人哩……”这就将城市和农村绝对对立起来了。这恐怕是作家在反思历史中应该警惕的。

从《桃红杏红》到《嫂子嫂子》再到《春分秋分》，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无论是句式、内容还是人物设置、故事架构，鲁雁的作品大都接近了悲剧结构的本质，即“两难结构”；作品中所有小人物都面临着人生的两难选择，而他们的命运又同样纠缠于传统农业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的冲突与悖论之中，这更是现实生活中挣扎着的小人物们最大的“两难”。

鲁雁的《老胡》、《春分秋分》等电影作品，可以用“作家电影”来准确定位；这些作品所彰显的文学性与现实性，在弥漫着玄幻与虚无的商业电影时代是难能可贵的。明眼的观众会看到很多人喊着振兴电影的口号在烧钱烧人烧包，做假大空的东西在实际损害着中国电影，结果当然是国内观众被弄得一头雾水而老外的电影节也不买账。我们不是在一味强调人文精神与社会责任，但我们都明白过分追求高票房“大放卫星”或让粗制滥造半成品的所谓电影充斥荧屏都会对国产电影贻害无穷。好在光影大道上还有许多脚踏实地默

默耕耘的人，让我们看到未来的希望。

弘一大师在晚年修行中，曾自谦为“二一老人”：“一无是处何屑说”，“一事无成人渐老”；鲁雁在朋友圈中有句很真诚的话，有生之年，唯求做个“二一书生”：写出一篇好的小说，做出一部好的电影。捧着鲁雁这部书，从小说到电影剧本，我们分明看到已渐现出“好的”气象与风范，我们深信，一路漂泊一路追寻的鲁雁和他的朋友们，一定会走得更好更远。

二〇〇九年三月于北京

熊元义：文学博士，《文艺报》理论部主任；中南大学、云南大学、湘潭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研究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艺批评家。主要著述有《中国悲剧引论》、《中国作家精神寻根》、《眩惑与真美》、《当代文艺思潮的走向》等六部。

目 录

短篇小说

桃红杏红 003

中篇小说

找事儿 017

长篇小说

望风尘 051

草根一族 157

电影剧本

嫂子嫂子 271

春分秋分 299

老 胡 335

托只空碗行天下（后记） 366

短篇小说





在华谊兄弟影视二〇〇八年圣诞平安夜聚餐会上，作者和著名导演高群书先生（左。电影《东京审判》、电视剧《征服》、《保密局的枪声》等）、著名导演陈燕民先生（右。电视剧《人虫》、《人生几度秋凉》、《守候幸福》、《宽恕》等）在一起。

桃红杏红

一

表姐夫魏明到我们村“蹲点”的那年还不是我的表姐夫。

魏明进驻红花峪蹲点并不蹲着，而是村里庄外、梁上坡下不住地串遛，他走到哪里都让峪里的女人心里鸡飞狗跳。魏明的中山装很蓝很挺，胸袋上别的钢笔帽在太阳下泛着铜光，前额上斜长的头发随风颤动。那时候峪里的桃花水正四处漫流，坡梁上的土地润润的解透了冻，他的到来盎然了红花峪的春意，也启蒙了我的两个表姐的爱情。

魏明背着行李进村，比通知的早到了一天，弄得大队干部和看热闹的社员都有些慌乱。暖洋洋的风中甩荡着溪边的杨柳条以及村姑们的长辫子。大队长背着两脚步快得像被赶的鸭子，来了来了，他嚷。大人们脸上兴奋得通红，似乎这天的阳光与往常的很不相同。

红花峪在上级眼里一直不红，有名的落后大队。分田承包本来是头年就该落实的事儿，结果是秋上没行，冬里也没动，分田到人，承包到户，红花峪慢了两拍子。

魏明站在山坡梁上，把铜帽的钢笔别进口袋，抚抚额上的头发，望着春风说，八十年代的春风都吹拂沂蒙山大地了，该行动了。

大队长扔掉“丰收”烟把子，拍拍腓上的土末子说，该行动了。

我们一群跟屁孩儿，拾起烟把子分享着。这样的情景我们在电影里见过，跟踪的人把烟头狠狠一扔，真的就要行动了。

坡坡岭岭上的麦苗已返了青，红花峪在那个春天里分了青苗。大队长是一把手，他的手不光捏烟把子，还捏巴着六百多口人。我父亲是大队的会计，弄不明白他算几把手，他除了扒拉算盘珠子，还常扒拉那本老字典，给村里的孩子起名儿。

我大姑和二姑都嫁在红花峪本村。大姑家的桃儿表姐和二姑家

的杏儿表姐的名儿就是我父亲起的，但她们的名儿不是从字典里扒拉出来的，是从树上摘下来的。

魏工作员住进了大队部，和电影队来人一样，很多人来看稀奇。魏工作员的床头上有崭新的牙缸，还有几本厚厚的大书。

大队长捏着烟把子说魏工作员得尝尝山里的香椿芽炒鸡蛋。

我父亲就慌忙吩咐人群里的桃儿表姐回家拿鸡蛋。

大队长一面叫人去代销部拿“丰收”烟，一面嘟哝光鸡蛋咋行，还得弄只鸡。

我父亲就慌忙吩咐人群里的杏儿表姐回家去捉鸡。

杀鸡的自然是大队长的兄弟二瘸子，他自告奋勇要跟杏儿去捉鸡，他一瘸一拐跟在后边，像杏儿表姐用辫子牵着的一条狗。

二瘸子就在大队部院子里杀鸡，他一副大干快上多快好省的模范样子，像在表演武松打虎，又像放电影的在卖弄发电机，大搞动静。二瘸子撕扒起鸡毛来又快又狠，像扒女人的衣服一样。

后来明白那蛋和鸡都不会白吃，魏工作员要交粮票和钱，大队里也会秋后算账，给大姑二姑家以及二瘸子加工分。

但那年没有等到秋后算账，就没了公社也没了大队。取而代之的是乡和村。乍叫沂山乡红花峪村，还真有点别扭。老少爷们又自嘲说，其实叫顺了嘴就行了，山还是那山，梁还是那梁。就像大清朝开始时，要汉人留辫子，都骂娘；到了民国，要剪辫子，又都骂奶奶了。习惯了也就习惯了。

二

我到村部记账屋去叫父亲回家吃饭。看到村长蹲在魏工作员住的屋门槛上抽“丰收”烟，父亲抱着账本和算盘站在屋里，魏工作员则倚靠在床头上。

村长从我父亲眼里看到了我，他回头说，开会哩，回去对你娘说，你爹不回去吃饭了。

我用脚踢着石头子儿往回走，在胡同口碰上了桃儿表姐，在一拐弯处又碰上了杏儿表姐。

桃儿表姐抢白说，有人惦着村部哩。

杏儿表姐酸脸说，有人想着干部哩。

我说，洋头一分，大闺女要跟；钢笔一插，大闺女要俩。

桃儿杏儿变成了两只鹰，争着来抓我这小鸡。小鸡爪挠到了鹰们的心痒处。

碾台上正遇到大姑二姑在扫着碾说话，看到我们跑来立马虎了脸，多大的闺女了，甩晃着辫子满庄闹，干活！桃儿表姐和杏儿表姐一块儿推起碾来，边推边相视而笑。

从此我常见桃儿和杏儿在村部甩辫子，她们不像我，有事没事来转，她们总有充分的理由，要么送吃的用的，要么借书借纸。

开始的时候，魏明只和我说话，不好意思细看她们；日子长了，桃儿表姐那两条垂到腮沿儿的长辫子和杏儿表姐那两条垂到褂边儿的长辫子就成了铁轨，魏明的眼睛常在上面跑火车。

没人的时候，魏明会给我一块少见的奶糖，说，桃儿的脸红扑扑的，圆点儿；杏儿的脸白净净的，长点儿，你说，哪个好？你都念五年级了，能说出个一二三了。

我伸出两个指头，很快就又得了两块奶糖，然后我说，两个表姐都不孬。

魏明又问，你读过《红楼梦》这本书吗？

老人言：老不看三国，少不看红楼。少年读红楼，老实变风流。何况五年级尚不是读大书的年纪。不过我已经看过越剧电影《红楼梦》。

魏明塞给我一支蓝圆珠笔，问，桃儿和杏儿像电影里的谁？我说就是给我一支红蓝两色的圆珠笔我也看不出她们像电影里的谁。

魏明就拍着厚厚的《红楼梦》，像是对自己说，桃儿像薛宝钗，杏儿像林黛玉。

后来我想，魏明真老土，当时我要是顺嘴说一句他像贾宝玉，他一定会把口袋上别的铜帽钢笔拔出来。

三

在我念五年级的那年春，也就是整条峪里的女人心里都鸡飞狗

跳的那个季节里，我接受了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监视表姐的夜间行动。给我下达秘密指令的是父亲和二姑。父亲把二姑家的酒盅儿咂得吱吱响，说，弄不好要出事了。二姑父给父亲添满酒，也说，要出大事了。二姑说，闺女大了，又不兴像猫儿狗儿似的拴在家里，真是女大不中留，你看看杏儿，还有桃儿，那股骚劲儿，身上要着火了。

接受任务时我并没有感到多么光荣，在表姐后边当跟屁虫儿，是个费力不讨好的事儿。表姐们到了“身上要着火”变成红狐狸的年龄，我一个十三岁的屁男孩哪是她们的对手。杏儿身子单细，闪得极快，我紧追几步，她却一下子出现在我面前，吓得我像贼似的，杏儿温存地摸摸我的头，说，回去吧表弟，今年要考初中了，光跟大人耍哪行。杏儿消失在黑黑的胡同里，我摸着刚才被她摸过的头，一片茫然。是的我今年要考初中了，父亲反而对我的学习抓得不紧了，居然派了我这样的任务。今年分田到户了，父亲常感叹，又单干了。若干年前，农户由单干到互助组，再到合作社、人民公社，现在又分田承包到户，又单干了，峪里的人就是这么理解的，父亲就常拿醉眼瞅着我说，有一亩三分地等着你呢，你就等着当好接班人修理地球吧。

我倚在石墙上，仰头望着夜空的星星，回味着杏儿表姐刚才摸着我的头说的话，似乎有些意味深长，今年就要考初中了，她说。我突然开始想是留在红花峪修理地球好，还是考出去上学好呢？反正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完成跟踪表姐们的任务。我虽然还不大懂人事儿，但似乎也明白一点“弄不好要出事儿”的严重性了，杏儿表姐和桃儿表姐长得都很俊俏，都很出众，峪里男人们的眼珠子就像带刺儿的草种子，挂满了她们的衣裳。

今晚跟踪杏儿表姐失败了，该去大姑家看看桃儿表姐。往大姑家住的前街走的时候，我才想起最近桃儿和杏儿不大连帮了，各忙各的，就像坡梁上的杏花、桃花，你粉我红各开各的了，争奇斗艳互不相让了。都是魏工作员一来闹的。洋气的人一到山峪里，就像卖虾酱卖海鲜的进村一样，苍蝇们嗡的一声就围上来了。峪里的女人鼻子灵着呢。

到了大姑家门口，正看到桃儿表姐甩着辫子出门，我赶紧躲到

墙角，躲过了桃儿却没躲过她身上的那股雪花膏味，我发现我的鼻子也很灵，那雪花膏味引着我拐了七八个胡同口，不知道桃儿是否发现了“尾巴”，反正她是慢下脚步来，这时候月亮升起来了，我看得清桃儿的辫子花了，我意料不到的是桃儿竟解开裤带儿翘起大屁股撒起尿来，吓得我心惊肉跳赶忙躲到了墙角后边，这时候就听到了吃吃的笑声，笑声没了，再探时，桃儿早没了踪影。还真是个狐狸精哩！我走到她刚才撒尿的地方，却并没有闻到骚味。

说实话，后来我的胆量之所以这么大，就是十三岁那年春夜里炼就的。在狐狸发骚、野猫叫春的黑夜里，神圣的使命使我走街串巷盯梢偷听像一个幽灵，那时候我还没当接班人修理地球，我倒像一个乡卫生院那黑暗的透视室里的医生，我在暗夜里透视着地球的一个角落——红花峪里的大人们是如何蠢蠢而动的。

我正要乘着月色到魏工作人员住的村部去看个究竟，就远远地看到了同样像个幽灵似的二瘸子。他的影子像哈巴狗一样摇头晃脑地跟着他，我则像是一条他看不见的小尾巴。

二瘸子闪进了村长家，也就是他哥家。进他哥家他应该大摇大摆，为什么避墙鬼似的闪了进去？我猜着这里边一定有鬼。大门悄声地关了，我只能绕到村长家的院子后边去。村长家的房子和普通人家的房子不一样，村长家的房顶不是草的，是瓦的，房屋的后墙也不是石头砌的，而是砖垒的，而且还留了后窗，这时候后窗正透出灯光来。我扶着窗墙下的一棵香椿树，估算着爬上两米就能看清屋内的一切。

爬到窗子的位置，我才发觉这不是一棵香椿树，而是一棵臭椿树，因为一簇嫩椿叶正堵在我的鼻子上，臭烘烘的，我果然看到了半开的小玻璃窗内的一切。

二瘸子正和他的胖嫂子在吃炒花生米。二瘸子利索地两手搓了几把，白花花的米子就像脱了衣裳的光屁股孩儿，站满了他的手心，他吹吹花生皮，捧给嫂子，胖嫂子突然就变成了忸怩的小媳妇，伸了胖嘟嘟的手指去捏花生米子，捏进自己的厚唇里，还捏进二瘸子的尖唇里，我突然觉得很好笑，这真是一对该拨乱反正的狗男女，春季里的花生种子多么金贵，他们居然炒着吃，还你一粒我一粒玩

家家儿。

二瘸子手里花生没了，他就开始扒胖嫂子的衣裳了，他扒得很快，又像扒母鸡身子的毛一样狠了。然后他吃起那肥硕的胸肉上的花生米来了。要要，他吞了一颗花生米说。要要，他又吞了一颗花生米说。

胖嫂子抱住他的头说，还要，当心你大哥回家来。

大哥？二瘸子吞着花生说，你又不是不知道，这回他正在二狗媳妇身上耕地哩。

吃够了花生，二瘸子也要耕地了。他的一条腿瘸了，犁却不歪，他瞄得还很准，每犁一下，胖嫂子都像老牛一样哞一声。后来他们就不论几下子，连着耕起地来，看来地垄还很长，我心里七上八下身上好像冒出了香椿芽或者是臭椿芽，反正我从树上下来时就觉着自己不是十三岁了，十八岁，二十三岁也说不定。因为我定了一会神又一股劲地爬了上去。

他们穿好了衣裳，又开始搓皮吹皮吃花生了，这回我闻到了扑鼻的炒花生的香味，那香味肯定是压过了臭椿叶味，要不我不会闻到的。二瘸子好福气，有花生吃，吃着花生嘴也不闲着，他说，听说乡教育组要在咱村里选一位民办老师？

是呀，胖嫂说，你大哥说了，不是桃儿，就是杏儿，她们俩都是联中毕业生，墨水儿喝得都不少。桃儿的嘴厉害，性子也张狂，还是杏儿好些，平日里不显山不露水的。

她们谁也别想当，二瘸子伸手往那肥胸上掏一把，肥水不流外人田，你得在大哥面前使劲说说，这个民办老师该让我当。

胖嫂子撇撇嘴，你在俺身上多使劲，俺才给你多使劲。

二瘸子受了鼓励，一副抓革命促生产的干劲又上来了。他们大张旗鼓地像搞会战，我使劲、你使劲地喊口号，一副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的样子。

臭椿叶味又压过花生香味了，我溜下树觉得很恶心。二瘸子在联中上了一年半不到，就因为偷女老师的内裤被撵回来修地球了，回到村里仗着大哥一手遮天当干部，地球也没正儿八经修一回，就知道钻娘们旮旯吃花生战天斗地，他这样的也想当民办老师，呸，

这臭椿树可真臭。村长在外面老吃人家的花生，没想到自家的花生让二瘸子吃了，谁让人家是兄弟呢，肥水不流外人田。

四

魏明在八十年代初那个大地刚解冻的春天里走进红花峪，是踩着“蹲点”的尾巴来的，也就是说他是最后一批从上边到村里蹲点的工作队员。也不知是红花峪无足轻重还是魏明稀松平常，反正是山峪里来了位从县文化馆抽调的工作人员。一个文化人到山里来除了给女人们煽风点火制造灾情，在别的方面恐怕难有建树……这当然是我后来的想法。当时魏明进驻红花峪，峪里的人都把他看成神圣的“上边派来的人”。他的使命似乎是监督彻底分田到户的，可红花峪在春天里分了青苗，彻底干净地分了土地分了牲畜农具，任务完成了，按说没有他什么事了，可上级部门没有说让他走，他就住下来了，是不是等到秋收，各家各户的承包地里颗粒归仓了他才放心才撤出红花峪呢？其实那时候我就开始怀疑了，都八十年代了还有“蹲点”的吗？魏明是不是在城里“偷吃人家花生”搞臭了，专门跑到红花峪来搞对象的？要不他怎么喜欢桃儿表姐也喜欢杏儿表姐呢？弄得她们两个丢了魂儿似的，恐怕他是在普遍撒网重点捕捞。

村里终于来了电影队，乡里的放映员就在魏明住的村部里倒片子，电影队成不了队，其实只有两个人，一人骑一辆自行车，一个带发电机，一个带放映机，片子铁盒则捆在车后座两边，昨天夜里在别村放完映时已经很晚了，所以现在得倒片子，倒片子就在魏明屋里进行，我和村长的儿子大军有幸可以在魏明屋里提前看到倒着放的《洪湖赤卫队》，大军和我同班同岁，他不敢撵我，咋咋呼呼不让别的小孩进屋，我用眼角鄙视他，大军你个大傻蛋，就知道睡大觉，你娘的花生常被偷吃你都不知道。后来又想，大军小时候吃他娘的花生，现在该他爸村长吃了，他又不吃却去吃人家的，他娘的闲着也是闲着，二瘸子有得吃了，也就省得他去打别人的主意，我常看见他瞅杏儿表姐的眼神儿都不对。

电影开演了，山峪里回荡起“洪湖水呀……浪呀么浪打浪……”

的歌声。

我并没有占到好的地方，而是挤在了男男女女相拥簇的人堆里。

晚饭时我在二姑家吃水饺，可能是因为我重任在身，二姑特意给我多捞了几个白面水饺。杏儿表姐虽然吃的是粗黑面的，却吃得很快，因为电影要开演了，还是……二姑和二姑夫都满脸的困惑。杏儿表姐抹抹嘴放下碗，到里屋去梳头，二姑使个眼色要我快吃，我心领神会，随时准备撂下碗筷跟出去。

用不着慌慌攀那高枝儿，二姑用筷子拨弄着水饺说，看着很美，其实是一朵谎花哩，谎花结不下果子哩！杏儿表姐全当没听见，或者听见了全当不是说她的事儿，她甩甩辫子，身子一拧就出屋去了，她出门时胳膊下夹着砖块似的一本厚书，我一眼就看明白了，那是魏明的《红楼梦》。杏儿表姐夹着书，一往无前充满英雄气概，活像董存瑞夹了炸药包冲去炸碉堡。

男男女女的青年们是不坐座位的，坐了座位他们就不能无拘无束地晃动了，不能晃动就不能软的硬的胡揉瞎碰了，我终于发现了挤在人堆里的杏儿表姐，她把书抱在胸前，多少有了些保护作用，可后边就无法设防了，二瘸子尤其活跃，他专往大闺女们后腚上推搡，这样汹涌澎湃的青春浪潮里谁也不好大声嚷嚷，每个大闺女都在心里全当是魏工作人员在后边做工作。这时候起了一点风，春风荡漾嘛，银幕上的赤卫队员们就时而弯腰时而鼓肚，但还是挡不住“洪湖水呀……浪呀么浪打浪……”看电影的青年男女们受了感染，你挤我拥也浪呀么浪打浪起来……我突然发现杏儿表姐只用一只手抱书了，再看时，她的另一只手正和另一个人的手抓在一起，顺着那手，我看见了魏明。

电影换片子了，铁丝网里的大电灯泡亮了，他们的手分开了。换片子需要几分钟，坐在场子中间的老人和孩子就活跃起来，老人们往年轻的人堆里巴望儿女，小孩子们开始伸手爪子乱咋呼，年轻的男女们则避了灯光扭着头，眼睛却溜溜的看看和谁挤得近了，瞅瞅刚才谁出了三只手踢了三条腿了。

电灯熄灭，片子啪啪啪开始转动开演，我注意又有手握住了手了。银幕上继续浪呀么浪打浪……坏了，移了眼再看时，已不见了杏儿表姐，也不见了魏明。